

家

醫學系五年級 張容慈

「我出門了。」這是最後一次離開家，我帶上門。「喀。」鐵門發出的清脆金屬聲，我雙手拎著行囊，回頭望向再熟悉不過的家門，努力記下這平凡的一切，樸素的書法春聯、老舊的塑膠電鈴、不鏽鋼製的門框、綠白相間的住址門牌。對我來說，此時此刻就是我生命的分水嶺，在此之前，這裏是家。

家庭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公民課本說是具有血緣與姻親關係的人組成的生活共同單位，同時具有許多功能：生產、照護、教育、傳承、情感支持等等，同時還能穩定人類的社會與政治運作……，許多心理學理論指出，童年經歷會影響人格，而家庭環境決定童年，似乎「家」對一個人的未來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我來說，「家」這樣一個龐大複雜的概念，經過歲月的刻蝕與太多莫以名狀的情感堆疊後，萬種成分混亂的交雜在一起，形成一個巨大詭譎的陰影與輪廓，像個幽靈活在我的內心，即便沒辦法清楚定義與指認，卻時時刻刻影響著我的意識與行為。

難解的是，家庭這樣一個複雜難懂的概念，卻常成為國小作文比賽的題目。而那次比賽我還拿了第二名，題目便是我的家庭，小學生的作文該是要中規中矩的陳述事實，我卻像是在編造小說。當時的我，以一首兒歌「甜蜜的家庭」歌詞作為文章開頭，說這首歌就像我的家庭，現在想來，更精準地說應該是我「幻想中的家庭」。不知為何，當時寫下的字字句句經過十多年後仍然記得一清二楚，也許越是困惑、越是諷刺的記憶就越鮮明，也讓現在的我更痛苦。

搭乘公寓的電梯下樓，以二十年如一日的步伐踏出這熟悉的社區，不敢回頭。回憶是綻了口的毛線，一不小心牽扯到了就會無止盡的分岔出去，要回頭面對並梳理生命的過去需要多大的勇氣啊！我從不奢求能井井有條的分析所有經歷帶給我的影響，反而更像在武裝潰堤之前向自己求取救贖與告解。我只能沿著歲月爬行而下，試圖替從前累積在內心深處的傷害找尋出口，也許唯有如此我才能寬容自己現在心智的混亂，我才能與生命好好和解。

童年變形的因子埋下的很早，這我內心清楚。人家都說：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但我卻自幼就與父親不合，年少的我感受到的大多是父親對我的否定與貶抑，他在鄰居面前打我、在親戚面前對我拍桌怒吼、在朋友面前罵我笨，令我時常感受到自尊被踐踏的羞辱，小小的手曾在日記上寫道：為何你（父親）這麼討厭我？因內心對父親產生恐懼與厭惡，我愈發喜愛黏著母親，我與她的感情一直很好，唯獨當我與父親發生衝突時，她並不會站在我這方。我將之視為獨生子女的難處，在家庭中我永遠是最弱勢的一邊，我要如何抗衡兩個供我吃穿的大人？小孩沒有經濟能力沒有任何資源，我沒法表達意見，只能心有不甘的服從於權威，在當時的我眼中，大人就是最蠻橫無理又霸道的生物，他們的世界並不存在所謂小孩的自尊或話語權，但他們也當過孩子啊！人類遺忘痛苦的速度是這樣迅速？對身旁的人承受壓迫的感知能力是如此驚鴻？我便感到深深的孤獨。

我的確持續感受這樣的敵意與不被愛直到考上高中。

從小到大，我曾嘗試過千方百計想討好父親，

到底如何讓他喜歡我？如何讓他開心？直到升上高中，事情才有了一點轉機。我不確定他是否真的如此現實，但當我考上地區第一志願，他對我的態度變得客氣與友善許多，不再像小時候那樣對我發脾氣，雖然我們的話題也大多侷限在功課、成績而已，並非是我不願與他分享我的日常生活與興趣，而是我能感受到當我談論與課業無關的話題時，父親的心不在焉與缺乏興致，能令他感興趣的大約是提到這次段考表現不錯時，我的其餘生活他多半不放在心上。高二那年，曾經有次段考前內心壓力不堪負荷，在餐桌上我突然無法控制的崩潰大哭，心裡長年的疑惑在失去理智下說了出來，哭喊道：「如果我今天成績沒那麼好，你是不是就不愛我了？你是不是就不要我這個女兒了？」我已忘了父親當時用什麼理由否認，但對我來說，不論他的回答是什麼，都無法改變我感受不到父愛的事實，這樣的質疑在親子關係中出現，儘是可悲。儘管後來我仍努力地順從他的意思，考上了不錯的大學，好讓他可以到處與人炫耀。

當我試著向上游回溯，剖析自己的生命歷程，我發現從小到大，自卑感總如鬼魅般跟隨我，時時影響我的情緒並輕易破壞我好不容易建構出的自我價值，如此的缺乏信心，也可能與父親長期對我的貶抑與否定有關吧，畢竟在高中之前，我都只是毫無價值與用處的累贅，現在則因有炫耀價值與即將擁有的經濟能力而開始對我疼愛，外人都以為他待我很好，但也許因為長年不信任感的累積，或我的偏激固執，我始終不認為父親愛我的本質，他只愛我可以被他利用的部分。

因從小與父親的對立，我對母親的依戀便非常強烈。父親總是習慣控制與佔有母親，常

反對她單獨出門並嚴格控管母親的花費，且將子女的教養責任都推給母親，只要我在家，母親就得待在家陪我。「家裡都沒顧好，出什麼門。」是我時常聽見父親的說詞。但年幼的我卻相當喜歡父親的這項政策，它免除了我與父親獨處的時間，於是母親的自由便在我與父親的私底下被犧牲了。

上大學後，我開始住校，初次離家的我面對新鮮的大學生活簡直如魚得水，這完美的生活讓我極少回家，故事卻沒有就此打住。三個月過後，便傳來母親罹患憂鬱症的噩耗，初期的症狀是失眠，且愈發嚴重，逐漸喪失所有興趣、日夜哭泣，看遍了許多醫師，原本以為是更年期症候群，使用賀爾蒙補充療法卻無見效，精神科的藥物也只讓她更不舒服。

母親開始陷入常人無法理解的情緒之中，像個深不見底的黑洞，太深的地方太黑暗太荒蕪，她也逐漸喪失表達自我的能力，想法及語言常缺乏邏輯，我多次試圖找尋真正讓他憂鬱的癥結點，卻總徒勞無功，唯一能確認的就是痛苦的存在，是如此強烈而真實。後來的日子裡，失去睡眠的夜晚、無法克制的啜泣、過度悲傷造成的失語，都成為生活的家常便飯，憂鬱症侵蝕著母親的身心靈，蠶食鯨吞掉她曾經的自信與能力。每次回家，我都會看見餐桌上堆積如山的藥袋與診斷書，母親總流著淚問我自己到底是哪裡生病了，我除了恨自己的無能為力，也更清楚看見醫學的軟弱無力與多餘。時間開始與她作對，無止盡的日夜交替變成折磨人的夢魘，她哭著說每天都難以活到隔天，彷彿在生命的斷崖無盡徘徊，她暗示著能陪伴我的日子不多了，因為光是維持活著，就耗盡所有力氣。儘管內心焦急慌張，我能給的也只有溫情的

言語與關心，因為住校，連穩定的陪伴我都無法做到，但那也許只是我替自己找的藉口，當時離家的我面對起原生家庭，一心只想逃避。加上還有父親，「他應該是深愛母親且疼惜她的吧！」我試圖說服自己，以擺脫責任及減輕內心罪惡感。

這樣的生活過了兩年，生命的考驗卻不僅止於此。

在某個平凡如一日的早晨，我正隨手翻閱著病歷，「叮咚！」一封手機訊息改變了我的生命。

是母親，在父親大家族群組內的發言，語氣像是哭訴，手機另一頭的我能清楚感受到母親高漲的情緒與無盡的委屈，指控著父親如何利用言語及行為使她精神崩潰。我很難想像母親是被逼到什麼程度使她突然將夫妻私事公諸於整個夫家的大家族，我才像大夢初醒般驚覺問題的嚴重性。我立即與母親聯繫了解事態情況，也是到此時此刻她才告訴我她與父親結婚二十多年來的心路歷程與風雨波折，我無法形容當下的感受有多震撼，那些多年來、藏在父母背後的、我從未看見的故事：母親的人生怎麼從光明璀璨走到抑鬱無奈、婚姻與家庭如何勒索人們至一無所有、社會制度與文化有多扭曲變形、邪惡多麼平庸而人言多麼可畏、愛與恨從不是對立的兩面，它們模糊且相生相伴……。每通一次電話，掛斷，我都得躲進宿舍樓梯大哭，我任涕泗蹤橫、我任全身抽搐，好像只有這樣能釋放我心中巨大的痛苦；我自怨自艾、我焦慮害怕、我痛恨命運、我厭世消極，「但母親只剩我一個人能依賴了。」我提醒自己要鼓起勇氣。這一個月來，我是在承受這樣的恐懼與責任之下，被迫長大，長成一個能擔起家庭問題、能冷靜果斷解決、能負責照顧母親、能誠實面對情緒且自行吸收解決的懂事

女兒，身兼戰友。曾經，母親是庇蔭我的大樹，如今角色互換，是我帶著她尋求法律資源、處理財產問題、與父親協商談判、申請疾病診斷書…，只要在她面前我就變得無比堅強，想告訴她再怎麼孤獨無助都有我的陪伴，倘若累了、倦了，我能背起她繼續前進。

當家變得破碎變形，還稱得上是家嗎？當彼此以攻防及猜忌作為互動，還算得上是家人嗎？有條件的愛，還是愛嗎？愛，是控制他人的原因或是藉口？關於太多諸如此類的疑問，我實在不敢多想，公民課本沒有提及這些狀況，作文評審老師也沒告訴我答案，這些疑惑寄生在我的靈魂裡，長期啃噬我的心靈，如同慢性無法痊癒的傷口，斷斷續續，流血流膿。而家的概念像鬼魂，沒有形體，卻時時刻刻在我心中黑暗處縈繞。

如今，母親已回到娘家居住，以前住的房子只剩下父親，我則長期住在學校宿舍。我想，未來的日子裡，就解放自己於家的概念之外吧！我拒絕任何人來定義我的家庭，也不願討論以家為名的道德倫理，家不再是侷限住生命的框架，需要誰努力刻意的維持使之符合標準。我只願把握生命中一切我愛之人與愛我之人，不必拘泥於名義上的稱呼，只要真誠相待、互相關心扶持，成為彼此心裡最堅強可靠的支柱，這樣也許更重要，也更貼近真實吧。

評審賞析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

散文組

第一名 張容慈 家

全文敘述一個家的陰暗面，以家庭內部衝突為主體，闡述作者内心之糾葛，父女，父母、母女關係的崩解與裂痕。許多陰暗面在作者平淡的敘述中娓娓道來，卻又充滿撞擊力。全文敘事流暢自然，反思處窺見作者的自我成長與承擔，展現了一個走入生命陰暗面的勇氣與胸襟。家庭問題引發的負面情緒，應有積極處理和疏導之管道。

散文組
第1名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1屆(107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張容慈

就讀系別：醫學系五年級

得獎作品：家

得獎感言：

謝謝楓城新聞獎，
溫柔地給了生命一個出口，
那些未被看見的傷痛，
將隨著文字的熟成，
傷停、痂落。